

止而已丛书

鲁迅 九讲

钱理群【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EDUCATION PRESS

「而已从书」



告通



钱理群【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九讲/钱理群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2010.7重印)

(而已丛书)

ISBN 978-7-5334-4623-9

I. 鲁… II. 钱… III. 鲁迅(1881~1936)—思想研究—文集

IV. I21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898 号

而已丛书

鲁迅九讲

钱理群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西)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2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4623-9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目 录

第一讲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1)
第二讲 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和大学生谈鲁迅	(24)
第三讲 和青年志愿者谈鲁迅	(50)
第四讲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	(65)
第五讲 鲁迅杂文的言说环境、方式与命运	(86)
第六讲 作为艺术家的鲁迅	(123)
第七讲 鲁迅的小说——以《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例 ...	(160)
第八讲 作为散文家的鲁迅	(185)
第九讲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224)
后记	(233)



第一讲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2006年5月29日在北京八十中学讲, 2006年6月11日在南昌外国语学校讲, 2006年8月2日在“文学青春”之旅讲习班上讲, 2006年9月8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讲)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鲁迅是谁？”其实，同学们从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时候开始，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好像问“我是谁”一样。老师可能会告诉你，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有革命家，这都不错。不过，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看看鲁迅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一头白象

这里我要请同学们先来看鲁迅写给他的夫人许广平的两封信的原信复印件，那是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看老母亲，写给留在上海的许广平的。信的开头，把许广平称作“乖姑”——这好理解：是夫妻之间的爱称，就好像小时候爸爸妈妈叫你“乖娃”一样；但同时又叫她“小刺猬”——这是什么

鲁迅九讲

意思呢？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在署自己名字的地方，却画了一头大象；而且你注意，在两封信里，大象的神态不一样：长鼻子忽而高耸，忽而低垂，这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心里高兴，就得意地大笑起来；心里不痛快，就哀哀地哭了。——这显然是在讲鲁迅自己写信时的心情；那么，鲁迅就是这头“象”了。



鲁迅手绘的“象”

你们看，夫妻两人，一个叫“小刺猬”，一个叫“象”。这多好玩，多有意思！

而且这背后有故事。

先说“小刺猬”。同学们大概都去过阜内大街鲁迅故居吧？就在那个院子里，有一天，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小刺猬，鲁迅的母亲看了很喜欢，就把它们养起来了。这个院子里的另外两个“小朋友”鲁迅和许广平就常常和它们一起玩：“两只手一去碰它，缩成一团了，大大的毛栗子，那么圆滚滚的可爱相！走过来，那么细手细脚的……”。不知怎么一来，它逃脱了，找不见了。有一天，落雨了，许广平撑着伞来到院子，没有见到小刺猬，就回去了。第二天，却收到鲁迅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幅画：一只小刺猬拿着伞走，真神气！——可惜这幅画后来也找不到了。但从此以后，许广平就被叫作“小刺猬”了。

鲁迅为什么会成为一头象呢？许广平说，这是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给他取的绰号。他说鲁迅是头“令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解释说，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色的象，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又让人感到“特别”，特别就不放心，“令人担忧”。

后来，海婴要出世了。鲁迅就和许广平商量：管他叫什么呢？干脆把父亲的绰号送给儿子，就叫它“小白象”吧。但又产

生了一个问题：住在上海的里弄里，地方那么狭窄，到哪里去寻找“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呢？到海婴真的生下来了，鲁迅“五十得子”，高兴极了。许广平回忆说，当鲁迅第一次尽父亲的职责，将孩子抱在怀里时，只见他“把海婴横在他的两只弯起来的手臂上，在小房间里从门口走到窗前，再来回地走着，只听见他一边走着，一边唱着：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不知怎么的，“小白象”变成“小红象”了——大概是看新生婴儿红润的皮肤而引起的联想吧。

许广平静静地在一旁观察着这父子俩：“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地，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睡熟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在许广平的眼里，鲁迅与海婴变成了“雄鸽”和“小雏”。多么可爱，多么动人！

胡羊尾巴

你知道吗？鲁迅小时候，还有个绰号，叫做“胡羊尾巴”。“胡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绵羊”：想想看，绵羊的尾巴，短短的，圆滚滚的，摇来晃去，多好玩。这是因为小“树人”（鲁迅的本名叫“周树人”）长得矮小灵活，动作敏捷利落，所以大家叫他“胡羊尾巴”。少年鲁迅俏皮而活泼，大家从他写的《从百

鲁迅九讲

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早就知道他喜欢捉蟋蟀，掘蚯蚓，摘覆盆子，可能不知道他还会骑马。当年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还和民国初年流落在南京的旗人（满族人）子弟比试过。我们知道，旗人的祖先是善骑马的，这位旗人后代骑术大概也不错，就想暗算鲁迅，故意挨近过来，使两马擦腹飞奔，自己把脚蜷起来提到马颈上，却用马鞍去刮鲁迅的腿，鲁迅猝不及防，险些摔下马来，但还是巧妙地避开了。倘不是驾驭得法，人又机灵的话，腿骨早就刮断了。——你看，鲁迅从小就是这么一个好动的、活泼的、机灵的人，就和我们中的许多同学一样。

但这样的鲁迅，和我们心目、印象中的鲁迅，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读鲁迅作品，总觉得他很严肃，甚至有点凶。和鲁迅接近的朋友却告诉我们，鲁迅是严肃的。然而，严肃不等于死板，晚年的鲁迅，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是个“胡羊尾巴”。唐弢先生就在他写的《鲁迅的故事》里回忆说，有时候，兴致来了，鲁迅先生用手往桌上一搭，全身就霍的坐上去，好像作鞍马表演——他还是那么机灵，那么调皮！还有这样的回忆：“鲁迅先生说话的时候，不但内容生动，而且姿态也活泼自然，往往一面做手势，一面学样子，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比如他讲一个故事：一个读书人，因为鞋袜破旧，向邻居的女人借到一套新的，穿着去赴宴。不料她丈夫不答应，赶来当场索回。读书人没办法，只好伪称肚子疼，伏矮身体，让长衫盖着光着的两脚，勉强遮掩过去。鲁迅讲到这里，忍不住站起身来，学着读书人的样子，双手按着肚子，微微蹲下身体，用绍兴话叫道：‘我肚皮痛煞哉，我肚皮痛煞哉！’听的人无不大笑。这种时候，你会觉得鲁迅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他的青春，似乎有一个‘胡羊尾巴’在你面前晃动，真是满室生春，连空气也换了样，显得分外活跃了。”因此，许多人都说，晚年的鲁迅是一个“老小孩”，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吧。

再谈“白象”“特别”在哪里？

这样看来，鲁迅很平常，和我们一样。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面：鲁迅又很不平常，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林语堂给鲁迅起的这个绰号：“白象”。大多数象是灰色的，鲁迅这头象却是白色的；他和别的象“不一样”，是一个“异类”；在象群中，他很“特别”，是“少数”，是“稀有动物”；这就是鲁迅。

那么，他“特别”在哪里？

鲁迅自己说，如果让我做研究，我可以“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这就是说，鲁迅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他的思维方式，他对人对事的观察、看法，都不同于一般的人，不同于大多数人，他能说出别人看不出、想不到、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话，听起来就有点让人扫兴，叫人讨厌。所以，林语堂说鲁迅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

鲁迅《野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立论》。同学们做作文，参加中考、高考，老师都要教你们怎样“审题”，怎样“立论”。鲁迅就设想了这样一个学生——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

鲁迅九讲

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言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该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里有三种说话方式。

一种是说别人喜欢听的话，大家都这么说的话——“发财”、“做官”之类。

一种是说模棱两可的话，谁也不得罪的话——“阿唷，哈哈”之类。

一种是不看别人眼色，不考虑别人希望什么，讨厌什么，只说出真实，只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孩子将来要死的”之类。

前两种是多数人，所有的“灰象”的选择。

后一种是少数人，只有“白象”，才会做出的选择。

而鲁迅几乎是命中注定要选择说真话，公开说出真实，揭示真相，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真的人”。他确实是一头白象，特

别的，令人担忧的白象。所以他一辈子被各式各样的人（从官方，到学界名流，到庸众）“合力的痛打”，以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找出各种名目来“痛打”他，这都不是偶然的。

鲁迅的“特别”，还在于：他的眼光特别，他有“第三只眼”，能看到普通的两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许多事，人们司空见惯，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去想，特别是向深处想。而鲁迅却要看，要听，而且要仔细看，还要向深处想，就看出了、想到了许多隐蔽的，人们不想、不愿，也不便说破的东西。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鲁迅写过一篇奇文，题目就很特别：《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的“国骂”，男女老少，但凡是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开场合骂，私下的暗骂也是有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还提到这样的一个趣闻：“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鲁迅说，这里的“国骂”“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全民都在这么骂，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认真想过：这样的“国骂”意味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意义，更不要说就此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人们忽视之处，正是鲁迅所要深究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而且要公开写文章，而且特别要“论”，还要考证一番：这“他妈的”国骂起源于何时。——这在许多自命“正统”的学者文人看来，都是大不正经，是有意犯忌，因此特别可恶，至少让人不大放心。

鲁迅不管这些，依然认真地做他的考证。考证的结果，“他妈的”成为“国骂”，可能起源于晋代，和那个时代的风气直接

鲁迅九讲

相关。晋代强调“门第”，即所谓“出身”。出身于大家族，子弟就可以当官；这就是“倚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至今犹存：过去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了一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些出身低下，没有“好爸爸”的人，面对这样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自然不服气，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抗，于是走一条“曲线反抗”的道路：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我就骂你的妈：“X他妈的”，出一口恶气，心里就取得平衡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反抗，但却是卑劣的反抗，是典型的“阿Q精神”。阿Q不是被别人打了，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忘记了一切屈辱，什么事都没有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吗？——鲁迅正是通过“国骂”，看透了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看穿了中国人一切倚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鲁迅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今天尚未麻木的中国人，读到鲁迅这句话，大概仍不免脸红心跳。今天同学们听了鲁迅的分析，以后再有意无意地口出国骂，大概也会有某种反省与警戒。鲁迅把我们中国社会制度的弱点，我们中国国民的心理弱点，实在是看得太透了，而此种弱点，都是人们不想、不愿，也不便说破的。鲁迅一说，就成了“刻毒”。这样的“毒眼”与“毒笔”，是许多人讨厌和害怕的。

因此，鲁迅又有了一个绰号——

猫头鹰

请看这张图片：这是鲁迅手绘的“猫头鹰”，也可以说是鲁迅的自画像。鲁迅的朋友回忆说：“他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给

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猫头鹰”。

猫头鹰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它在不同民族文化体系里，有不同的意义。在古希腊，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雅典城徽就是猫头鹰。但在中国，它却是不祥之物，有点像是乌鸦。在中国人看来，猫头鹰习性古怪：总是在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使睡着，也睁开一只眼，发出怪叫，难免使人惊悚，如鲁迅所说，它发出的是“恶声”。



鲁迅手绘“猫头鹰”

但恰恰是这样的猫头鹰，引起了鲁迅的共鸣。鲁迅说，中国是一个喜好吉祥，欢迎喜鹊，忌讳恶兆，讨厌乌鸦、猫头鹰之类不祥之物的国家，从来就有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就偏要当一回让人讨厌的猫头鹰。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要像猫头鹰那样，即使睡着，也要“睁了眼看”。孩子一出生，当他睁开眼时，就看见这个世界了。但对于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闭了眼睛”，再大的灾难、痛苦、不幸，一闭上眼睛，就什么都没有了：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太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正是这“六无”掩盖了人世间多少不平事，多少血和泪！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只有鲁迅呼唤人们要“睁了眼看”。同学们应该记得，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的那段话：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猫头鹰是生活在黑暗中的，鲁迅也习惯于夜间写作。他像猫头鹰那样，有“会看夜的眼睛，会听夜的耳朵”，“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于是，他看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弥漫着的

鲁迅九讲

“惊人的真的大黑暗”。他勇敢地揭露这大黑暗，发出愤怒的反抗的声音，有人因此惊醒，有人为此痛恨，因为搅乱了他们的美梦。

猫头鹰的第二个特点是“冷”，所谓“凝然冷坐，不言不笑”。鲁迅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也往往是冷。诗人殷夫第一次见鲁迅，第二天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很后悔和鲁迅相见，因为他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威压似的”。我们读鲁迅的著作，也会觉得很“冷”。因此有人说，鲁迅的作品，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还是冷。鲁迅回应说，我只是把我心里所感受到的冷说出一小部分，你们就觉得冷得受不了了；有一天，我把我内心最冷峻、最冷酷的方面都说出来，那时候，如果还有一个人仍愿意听我讲，那么，那个人才是我的真正的朋友。这样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冷酷，冷峻面对人生的“猫头鹰”鲁迅，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被叫做“胡羊尾巴”的热情、活泼的鲁迅，好像有些矛盾，其实是构成了鲁迅内心世界的两个方面的。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鲁迅《故事新编》里的小说《铸剑》所描写的那把著名的剑。

这是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有一天，楚王的王妃因为抱了一回铁柱而受孕生下一块铁，楚王命令当时最有名的工匠莫邪将其铸成铁剑，日日夜夜地锻炼，费了整整三年的精神……

“当最末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用井华水慢慢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地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这“正像两条冰”的剑，恰恰是几千度高温“烈火”锻炼而成：它本体“通红”，经过冰水的浇淋，才转成“纯青，透明”。这里，“冰”与“火”，“红”与“青”，“冷”与“热”，都是最极端的，最不能相容的，却统一于“剑”之一身。而这剑，就是鲁迅的化身。

鲁迅就是这把烈火淬成的冰也似的剑。

纠缠如毒蛇

鲁迅《野草》里有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讲恋人之间互送礼物。恋人赠我“百蝶巾”、“玫瑰花”，我回她什么呢？鲁迅说，就赠她“猫头鹰”和“赤练蛇”吧。——天下恐怕没有人这么送礼的，这自然是开玩笑。但也有严肃的成分，因为鲁迅确实喜欢猫头鹰和赤练蛇。

赤练蛇生活在山林或草泽地区，经常出没于鲁迅故乡的山村里。大家读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他童年的乐园百草园里，就“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而且又有长妈妈讲的神秘的“美女蛇”的故事，是鲁迅终生难忘的。

赤练蛇无毒。但在鲁迅的笔下，更多的出现的是“毒蛇”——

“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杂感》）

鲁迅九讲

鲁迅说，我们无论爱什么，大到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小到爱异性，都要有执著的“韧性精神”，就是认准了目标，就不屈不挠地去追求，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十次，百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说，这就是“纠缠如毒蛇”。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与“蛇”有着不解之缘。

我们再回到开头说的“小刺猬”的话题上来：鲁迅以“小刺猬”称呼许广平，表现了他对小动物的特殊情感。于是，我们又想起了——

兔和鸭，隐鼠和墨猴——鲁迅笔下的小动物

前面说到了鲁迅的冷，但他一旦写到小动物，笔下就流露出说不尽的柔情和暖意。

鲁迅著名的小说集《呐喊》里有一篇并不著名的小说（也有人把它看作散文）《兔和猫》，但我却经常向年轻的朋友们推荐这篇作品，甚至建议：要读鲁迅作品，就从这一篇读起。因为鲁迅写了一对小白兔，向我们展示了他内心深处最柔和的方面，而这正是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

你看，这对“似乎离娘并不久”的小白兔已经向我们走来了。而且我们还听到了鲁迅的介绍：“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浪漫来”——这正是提醒我们注意：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可爱的生命呵！

他们“竖立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显些惊疑的神色，大约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这神态，你也很熟悉，是不是？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不也有过这短暂的“惊疑”？这鲁迅笔下的小动物与你竟是



这样相近！

于是，“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动着鼻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

想想看，小兔子“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多么和谐，多么可爱！

你再想象一下：还有一个人，就站在孩子的身后，用欣赏的眼光，默默地观察着小兔子，以及这些孩子——这就是鲁迅呀！你能感觉到此刻鲁迅内心的温暖和柔和吗？

这时候，你又听到了“鸭鸭”的叫声。——这是同时收入《呐喊》集的鲁迅另一篇作品：《鸭的喜剧》。鲁迅这样写道：“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地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请体味“蹒跚”两个字：“遍身松花黄”的小鸭子，摇摇摆摆地走着，多可爱！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是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请想象这情景：蛙鸣……游水……钻水……拍翅……“鸭鸭”的叫……这“欣欣然”的岂止是小鸭子？

鲁迅笔下的小动物，还有《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写到的“小隐鼠”、“小墨猴”。这是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它“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捡吃些菜渣，舐舐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舐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我听父亲说过的，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它睡在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